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

方国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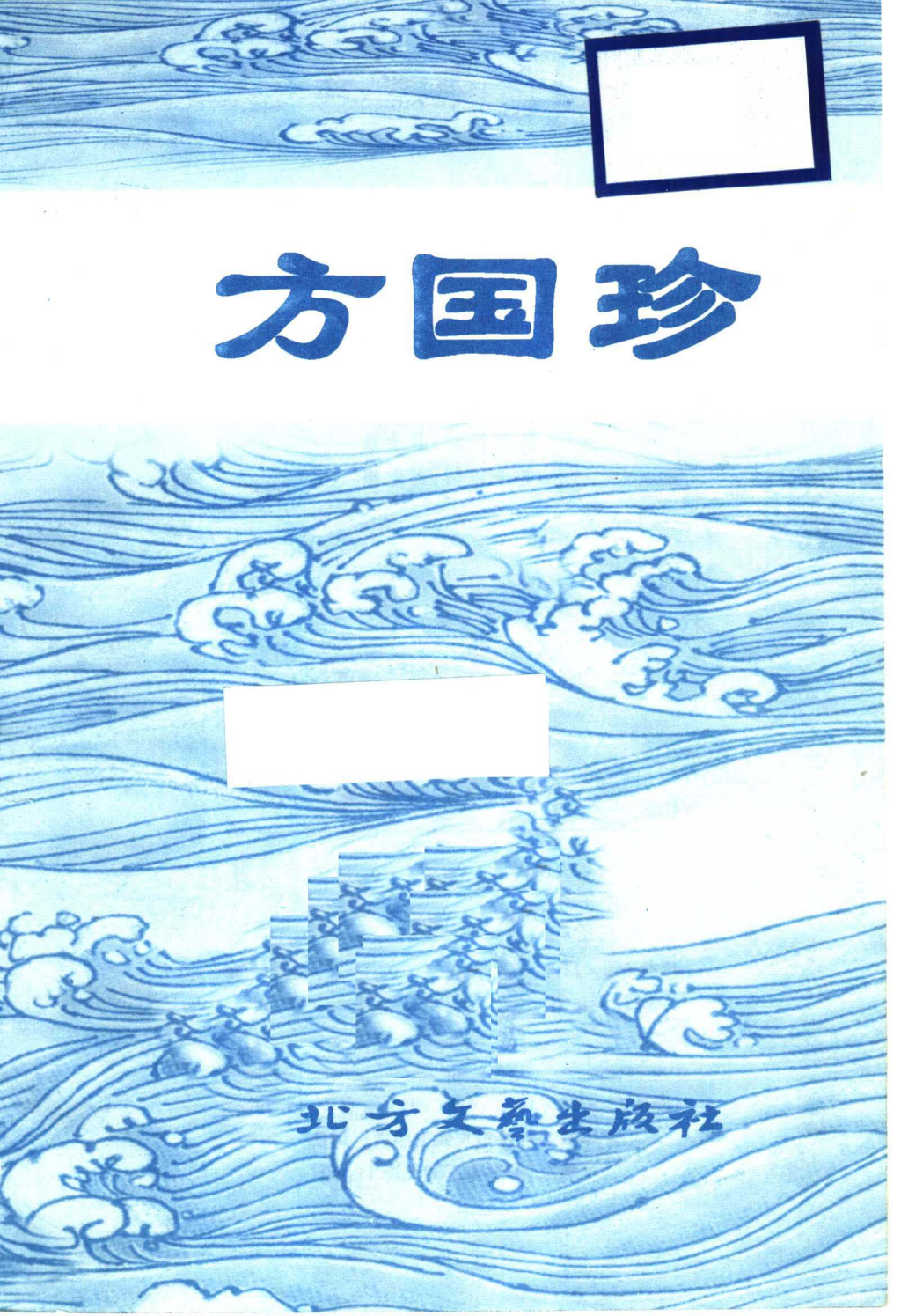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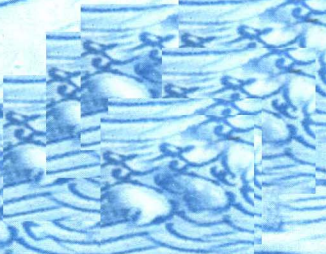
卢秀灿

关雁

翁斌



方国珍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梅庆吉
装帧设计:姜士录
责任印制:郭淑杰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

方 国 珍

Fanguozhen

卢秀灿 吴雁 翁赋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肇东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2.625·字数 31 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17-1005-6/4·989 定价:17.7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肇东市正阳大街 11 号)

暗夜如磐横赤县，几多苦雨凄风。万家
墨面尽哀鸿。呼天天不应，觅地地无踪。

沧海桑田惊有变，一声霹雳江东。盐夫
揭竿斩蛇虫。元廷气数尽，草莽起英雄。

吟罢一首《临江仙》，引出一篇叱咤风云、割
据一方并影响历史改朝换代的故事来。

目 录

- 第一回 斑毛虫强抢民妇
方伯奇避难洋屿…………… (1)
- 第二回 牟塾师义收贫家子
方国珍智超众蒙童…………… (15)
- 第三回 母子烧香南山寺
高僧授艺白峰岙…………… (30)
- 第四回 抢盐滩陈恢逞凶
保村益国馨殒命…………… (45)
- 第五回 贿赂成风官府不分曲直
豺狼当道后生暗结义帮…………… (59)
- 第六回 方国珍借桅南塘湾
董员外喜得龙门婿…………… (72)
- 第七回 诬良为盗陈恢设计害人
官逼民反方氏杀贼下海…………… (88)
- 第八回 除邪恶怒沉蔡乱头
树义旗招引众豪杰…………… (104)
- 第九回 劫兵营夜袭千户所
演舟师迁寨大陈岛…………… (117)
- 第十回 奔母丧国璋国瑛上陆
投义军子善仲达下海…………… (129)
- 第十一回 夺福建漕粮元廷震惊
破江浙水师义军扬威…………… (141)

第十二回	假受招安登陆松门 摆设擂台选将礮山·····	(155)
第十三回	义军水旱两路大捷 元廷再发重兵征剿·····	(168)
第十四回	泰不华待罪台州路 大司农奉诏浙东南·····	(183)
第十五回	永宁驿刺客失风 千户所国珍上任·····	(197)
第十六回	董夫人枫山遗玉珮 方公子古寺送观音·····	(210)
第十七回	刘仁本夜走千户所 泰不华命丧三江口·····	(223)
第十八回	义军夺取黄岩城 赵琬绝食白龙岙·····	(237)
第十九回	方国珍访贤杜家村 刘伯温会友东湖亭·····	(251)
第二十回	义军攻破台州城 方母迁葬龙头岵·····	(264)
第二十一回	獬豸岭上英雄除草寇 马头山下铁券雪沉冤·····	(279)
第二十二回	得甌甬国珍开府庆元 含怨恨刘基还乡青田·····	(292)
第二十三回	崇和门弱女拦马告状 台州府大帅捉豹断案·····	(306)
第二十四回	争天下士诚姑苏称王 奉征讨国珍昆山逞雄·····	(318)

- 第二十五回** 亲子作质献郡保安宁
零咏聚士修禊续兰亭…………… (330)
- 第二十六回** 攻苍岭大海命丧壶镇
拒纳降国璋魂断仙居…………… (343)
- 第二十七回** 群雄争霸业叶兑献策
兄长托重任国珉求贤…………… (354)
- 第二十八回** 方国瑛力斩严德伯云
刘伯温智取台州黄岩…………… (365)
- 第二十九回** 温州无援明善弃城池
庆元失守国珍避海岛…………… (377)
- 第三十回** 方完进降表洪武登基
宋濂作碑铭国公归西…………… (388)

第一回 斑毛虫强抢民妇 方伯奇避难洋屿

却说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公元一千二百七十一年立国号为元，一千二百七十九年灭了南宋，只经过四十多年时间，到公元一千三百十九年，已传了成宗、武宗、仁宗三代皇帝。想当年元朝开国时，蒙古骑兵英勇善战，驰马弯弓，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无人能敌，是何等威武。可是，这几十年时间，因为皇公贵族骄奢淫逸，官场腐败黑暗，再加元廷采取了十分荒谬的民族压迫政策，将全国人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南人四等，蒙古人居于最上等，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汉人被称为南人，处于最下等的受压迫的悲惨境地。如此野蛮落后的统治，很快就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元皇朝的景况，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好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们的故事，就从元仁宗延祐六年即公元一千三百十九年讲起。

延祐六年夏天，是个旱夏，江南普遍少雨，天气特别闷热。江南的老百姓即所谓南人，早被元廷的民族压迫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又碰上这旱热天气，更是火上加油，苦不堪言了。此时，在东南沿海黄岩州城里的一条小巷中，住着一户姓方的人家。户主叫方伯奇，年方三十左右。方家祖籍仙居县，伯奇幼年也曾读过几年私塾，

识得几个字，长大后因被地方恶势力霸占去了财产，弄得一贫如洗，只身逃到黄岩谋生。幸亏他生性聪明，手脚又勤勉，得到城里一位姓周的老裁缝的赏识。周裁缝收伯奇为徒，后来还将小女儿丽珠嫁给伯奇。周裁缝没有儿子，伯奇实际上成了周家的倒赘门女婿。周裁缝死后，伯奇就将这间裁缝店承袭下来，并靠裁缝这项手艺谋生度日。最使伯奇称心的是周氏娘子丽珠既美丽又贤惠，成亲才六年，就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国馨，年方五岁，二儿子叫国璋，只有三岁，小儿子出生才几个月，取名国珍，尚在襁褓之中。因为有这家庭之乐，方伯奇虽然肩上的生活担子沉重，要日夜赶活才能糊住一家五人之口，常常累得腰酸背胀，但一看看可爱的妻儿，心里也就觉得虽苦犹甜了。

这天将近中午，周氏娘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后头厨房里做饭，方伯奇正在前头店里埋头缝衣，忽听巷口大街上人声喧闹，脚步嘈杂。隔壁豆腐店陈三婶等几个邻居都奔出去看热闹，伯奇也放下手中活计，挤到巷口观望。

大街上，一队如狼似虎的兵丁，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着的年轻人，前面有两面铜锣、两支长号开道，径往南门走去。这名死囚背上插着斩令牌，蓬头垢面，满身血污，虽然黄泉路近，尚在作最后的抗争。他身上被捆绑着动弹不得，嘴上却在呼天喊地，连声冤枉屈死。可是那凶恶的兵丁不但毫无怜悯之心，却在他嘴里塞进一块破布，还用藤鞭狠狠地抽打他。许多看热闹的人都不忍心再下去了，有的用衣袖掩住眼睛，有的慌忙退避到小巷里头来。

自从大元开国以来，像这种处斩死囚的事，在黄岩城里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城外方山下阴森森的刑场上，每年都会增加成群的冤魂。方伯奇看着这个年轻的死囚，似乎觉得有点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也不忍再看，扭头想走，只见一位长者踉踉跄跄撞进巷口来，嘴里在骂骂咧咧：“如今这世道，杀个人就像杀口猪似

的，天理何在？公道何在？”不知是气急了，还是头晕病突然发作，这长者走不动了，扶着墙壁直喘气。伯奇怕长者跌倒，连忙过去搀扶，细看却原来是在南门外撑船的张二。伯奇每次到路桥走亲戚，都乘张二的船，故而熟悉。张二喘了几口气，咳出了一大口浓痰，方觉胸口平静了些。伯奇帮张二轻轻捶打着胸背说：“二叔，随便杀人的事现在多得很，你老生气也没有用，还是保重自己身子要紧。”张二拭着眼泪说：“你知道这枉死鬼是谁吗？”伯奇说：“刚才血污满面的没看清楚，好像有点面熟。”张二说：“他是我的表侄，十里铺人，叫来顺。他曾在我船上帮过工，你是见过面的。”伯奇一拍脑门说：“噢，我记起来了。这个年轻人看来很忠厚老实，怎么会犯死罪？”张二愤愤地说：“他有什么罪？他是打抱不平才闯下此祸的。”伯奇瞪大眼睛问：“他为什么事打抱不平？”张二说：“那天在城南路上，有个官府恶少调戏民女，逼得民女跳了河，当时旁观的人都不敢出头，他年少气盛，凭着自己练过几手拳脚，冲上去评理，气不过才揍了那恶少一顿。不料由此闯祸，竟被官府抓去判成死罪。”伯奇说：“这样冤屈的事，怎么不去上告？”张二摇头叹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到哪里去告？当今王法，蒙古人打死汉人无死罪，汉人打伤蒙古人却要杀头。你就是告到皇帝老儿那里，他也要为蒙古人说话。这个混帐世道，早就应该变一变了。”

方伯奇见张二言词越来越激愤，怕旁人听到会惹事生非，连忙邀请说：“二叔，你表侄既已遭此横祸，谁也无法救他了。你老不如到我小店里坐一会儿，喝杯茶，消消心头之气也好。”张二摆手说：“不，不，我还要帮来顺娘到方山下收尸去。改日有空，再来打扰吧！”

张二转身走了，伯奇也回到店堂，把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与周氏娘子说了一番。夫妻两人都对这种事摇头叹息，感慨不已。周氏娘子说：“我们这些小百姓，横直管不了官府中之事，能不饿肚就

算不错了。饭已烧好，孩子也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伯奇跟着娘子走进后间厨房，见小饭桌已经摆好，国馨、国璋两个孩子已坐在桌边等着吃饭哩！只有小国珍，还躺在摇篮里，小手在摇篮边一抓一抓的，嘴里在咿咿呀呀地学语。小国珍生得天庭饱满，鼻梁隆直，旁人都说这孩子相貌不凡，将来必有出息，伯奇夫妻也爱之若珍宝，因而取名国珍。伯奇先到国珍摇篮边，俯下身子亲了几下，才到饭桌边的座位上坐下。周氏娘子打开热气腾腾的锅盖，一股肉香从锅里溢出来。伯奇家很少吃肉，坐在饭桌边的两个孩子闻到肉香，就馋涎欲滴了，叫唤妈妈快些端来。周氏娘子端肉碗上桌后，又给全家人盛饭。两个孩子等不得饭到，筷子已经插到肉碗中去了。伯奇看着孩子的馋相，不禁苦笑说：“穷人家的孩子馋慌了，是爹没本事，害得你们这么馋。”周氏娘子将两小碗饭先放到孩子面前，再夹了两块肥肉放在饭上，叮嘱孩子说：“你们肉要省着吃，让你爹爹多吃点。你爹日夜劳累，要补补身子。”伯奇笑着瞟了娘子一眼，问道：“家里还有没有酒？难得吃一回肉，有酒就更好了。”周氏娘子摇摇酒壶说：“酒已没有了，待我上街打斤来。”

黄岩这时称州，其地位比县略高一点。黄岩城毕竟是州府所在地，与一般集镇不同。虽时近中午，大街上还是人来人往，比较热闹。酒店就在不远处，周氏娘子提着酒壶，快迈脚步，一心只想早打酒来，让丈夫吃顿美餐。她虽然身上穿着旧衣衫，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只缘天生美貌，身段又好，每次上街总会惹得行人注目。那酒店少掌柜见周氏娘子来打酒，有事没事总要凑上去搭讪几句，献献殷勤，周氏娘子也像往常一样，打好酒付了钱就走。她也知道好多男人对她存有不正经之心，可她是个正派人，是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丈夫在家正等她的酒喝呢！

周氏娘子提着酒壶，低着头，目不旁视地匆匆往回走。忽然间，前面街上一阵纷乱，行人争先恐后地向两边闪避。周氏娘子抬头一

看，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贵家子弟迎面而来。这贵家子弟年纪看来不到三十，却生得粗壮骠悍，满身横肉。他戴着一顶白色的缀有红缨的遮阳笠，黝黑的脸孔上刷着两道扫帚眉，一对吊睛眼，一个大蒜鼻，现出一副狰狞之相。跟在他马后的六七个家奴，个个耀武扬威，如狼似虎。有个家奴手里举着皮鞭，见到街上有不闪让的人就打。一个卖鸡蛋的乡下老太婆，因走避不及，吃了一鞭，手里的篮子跌落街心，半篮鸡蛋全部破碎，流了一地的蛋清蛋黄。老太婆不识深浅，呼天抢地地哭喊，赶上去拉住恶奴要求赔偿，身上又吃了两鞭。幸亏有个好心人过去连哄带劝地将老太婆拉走，否则这老太婆还要吃更多的鞭子。你道骑马的贵家子弟是谁，竟有这么大的威风，敢如此横行霸道？原来他是黄岩城里有名的花花太岁，黄岩州头号官府恶少。他名叫班木松，是黄岩州达鲁花赤真木帖的养子。他仗着老子的权势，在黄岩城里纠集了一批狐群狗党，终日呼五喝六，寻花问柳，行凶打人，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他入骨，却又不敢惹他，背地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斑毛虫，意思是此人遍体长毒毛，谁也惹不得。那周氏也是厄运缠身，此番偏偏碰上这等大毒虫。

班木松骑在马上，敞开花绸衫，摇着大纸扇，挺胸凸肚，神气十足。居高马背可以望远，他远远就望见了美貌的周氏娘子，心里想，黄岩城里还有这等美人，比妓院里那些女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心头生出了歹念，一双淫眼更是紧紧盯着周氏娘子，策马缓缓逼将近来。周氏娘子也同别人一样，及早退身到街边店铺的廊檐下伫立，想避过这班虎狼再走。不料，班木松经过周氏娘子跟前时，蓦地跳下马来。他将马缰绳交给一名家奴，嬉皮赖脸地凑近周氏娘子说：“好个美人儿，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周氏娘子吓得退了几步，粉脸涨得绯红，责问道：“青天白日，你当街调戏良家妇女，还有王法没有？”班木松听了哈哈大笑：“美人倒会说话。王法怎么没有，在这黄岩州里，俺家老爷达鲁花赤的话就是王法。请美人到本

少爷府中走一趟，本少爷有要紧事同你商量。”

斑毛虫在作恶，旁边的人怕惹祸上身，都纷纷避开，连店铺里的掌柜伙计们，也避到后头去了。周氏娘子见苗头不对，拔脚想走。可是班木松怎肯容许她走？这个恶魔鼻孔里“嗯”了一声，一个家奴立即上前，抓住了周氏娘子的胳膊，谄笑着说：“我家少爷是个多情种子，小娘子随他去，包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班木松更是无耻地伸出手，捏着周氏娘子那艳如桃花的脸蛋，凑过嘴来想亲她。周氏娘子被逼得急了，一边大喊救命，一边举起酒壶，连壶带酒向班木松砸去。班木松毕竟是练过几手拳脚的人，挥手一隔，酒壶就被隔落在地，只是那壶中之酒，却有一大半洒在班木松那件崭新的湖绿绸衫上。这个斑毛虫在黄岩城里向来是为所欲为，此番见周氏娘子敢公然反抗，不禁变了脸色，吩咐家奴道：“这贱人太不识好歹，竟敢打本少爷，先把她押到府里再论罪！”

众家奴应声一拥而上，围住周氏娘子，推推搡搡地往前走。尽管周氏娘子拚命挣扎，但一个弱女子怎敌众恶汉，只是连声喊救命。可是，在这险恶的世道里，谁敢挺身而出？任凭她喊破了嘴，也没有人敢上前搭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氏娘子被强行拉进了达鲁花赤的府邸。

方伯奇在家等娘子打酒来下菜，却左等右等没见她回来，桌上的饭菜都已凉了。他觉得蹊跷，想出门去寻。谁知刚出门口，就被一个迎头急急跑来的小子撞了个满怀。这小子叫陈福，是隔壁豆腐店陈三婶的儿子。他吁吁喘气，满面惊慌，一把拖住方伯奇说：“方大哥，不好了，你家娘子被斑毛虫抢去了！”听到这消息，方伯奇像突遭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两脚一软瘫坐在门槛子上，差点昏过去。国馨、国璋两个孩子见到这架势，都吓得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纷纷过来探望。方伯奇六神无主，万分懊悔地敲打着自己的头颅说：“都怪我自己，不该想喝酒。如今惹出

这么大的祸事来，叫我如何是好？”陈三婶在旁劝慰说：“祸事已经发生，哭也没用，悔也没用，还是想法子救娘子要紧。”左邻王木匠说：“这斑毛虫仗着他老子的权势，什么恶都敢作。娘子到他手里，只怕凶多吉少。”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议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由三婶照料几个孩子，王木匠则陪同方伯奇到达鲁花赤府哭诉，要求放人。

一贯安分守己的方伯奇，有生以来从未见官府，这次为了救心爱的娘子，只好硬着头皮出门，在王木匠陪伴下，寻到黄岩州达鲁花赤真木帖的府邸门口。这座府邸很大，也很有气派，门外蹲着两个石狮子，门口还有带刀的兵丁在把守。这达鲁花赤算是什么官，有这等威风？一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让写书的插讲几句：达鲁花赤是元朝为了加强蒙古族统治而设置的一种特殊官制，别的朝代是没有的。达鲁花赤是蒙古语，意思是统辖一切。元朝行省以下的地方政权，有路、州、县之分，路、州、县虽都设有主官，路称总管，州称知州，县称县丞，但各路、州、县也都设有达鲁花赤一官，名义上与主官同品，实际地位在主官以上，可称为首官。黄岩州的达鲁花赤就是黄岩州的首官，连知州都要让他三分，更不用说普通的下等小民了。

夏天午后的毒日头，热辣辣地照在达鲁花赤府邸门前的空地上。把门的兵丁，一个靠着墙荫乘凉，一个蜷坐在门旁青石条上打盹。见方伯奇、王木匠走近来，乘凉的兵丁上前阻挡，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方伯奇说：“我有事求见达鲁花赤老爷，烦大爷通报一声。”兵丁瞪起眼睛问：“你是什么人？”王木匠代为回答：“他是本城裁缝，叫方伯奇，他的娘子被府上少爷拉来了，想来请求老爷放她回去。”兵丁听了冷笑几声，呵斥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本府寻事。你们先撒泡尿，瞧瞧自己是什么嘴脸的颜色，也想见我家老爷！”伯奇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地恳求说：“小人也是出于无奈，求

大爷行行好，积积德，帮小人通报老爷。”这兵丁吼声“滚”，随着飞起一脚，将方伯奇踢翻在地。另一个打盹的兵丁也被吵醒了，顺手摘下挂在门墙上的藤鞭，恶狠狠地走过来，嘴里还直嚷：“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快给我滚开！再在这里胡闹，马上把你们送到牢里去！”

方伯奇还想申诉，王木匠知道与这些虎狼之辈多讲也无益，弄得不好真的会被关进牢狱，招来更多灾祸，一把扯起伯奇便走。伯奇申诉无门，救妻无术，欲哭无泪，忽然萌发了轻生的念头，经过一座石桥时，纵身就要往下跳。幸亏王木匠眼明手快，拦腰抱住伯奇说：“你想死容易，你的三个儿子怎么办？还是先回去，慢慢再想别的法子。”

不说这时方伯奇悲痛欲绝，却说那周氏娘子被班木松抢进府后，更是痛不欲生。班木松找她调情，她呼天抢地，寻死觅活，额头多处碰出了血。这斑毛虫一时得不了手，只好暂时将她关在藏春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命两个仆妇轮流看管她，劝她回心转意。班木松还当着周氏娘子的面威胁说：“不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三日内要与本少爷成亲。你若答应，本少爷不会亏待你。你若不答应，到时可莫怪我绝情。”

也算是周氏娘子不幸中之幸，这天下午，班木松接到州尹少爷范彪的请帖，约他与一伙狐朋狗党到怡香院勾栏里吃花酒。他备马上门时，又交代两个仆妇：“要好生看管，若有闪失，你们两个莫想活命！”

周氏娘子被两个仆妇轮流看管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心里又惦念着三个孩子和丈夫，只是抱头哭泣，哭得双目红肿，喉咙都嘶哑了。傍晚时分，一个年轻些的仆妇送进饭菜来，另一个年老些的、整下午都在当说客的仆妇离去了。送来的饭菜不能说不丰盛，有鱼有肉还有汤，可是周氏娘子怎么吃得下去呢？她虽然中午没吃饭，到晚上还是一点食欲也没有。她知道自己已入虎口，要想不遭

污辱，只有死一条路。她端详了面前的仆妇一眼，觉得此人面目善良，下午也没有对她多唠叨，不像恶人，遂跪下哀求说：“大姐，你帮帮我，让我清清白白去死吧，来生我愿变牛变马报答你。”那仆妇见周围无人，洒了同情之泪，扶起周氏娘子悄悄说：“我叫香莲，也是像你一样被抢来的苦命之人。我被糟踏了几个月，斑毛虫有了新欢，就把我踢在一边，在他府里做仆役。我忍气吞声，委屈偷生，才活到今天。要是像有些姐妹那样心刚气烈，早就被打死见阎罗王去了。这后园枯井里，少说也埋着十来具冤魂白骨。”

见仆妇道出了心中的苦情，周氏娘子上前一把抱住说：“好姐姐，你也是苦命人，你要救我则个，我们一起逃出去。”香莲低声说：“我也早存此心，只是不得机会。这府里人多，前后门又把守得严密，想逃出去可不容易啊！弄得不好，逃不成反会送命。眼下我倒想了个逃的方法……”说着，香莲就附在周氏娘子耳边吐出几句悄悄话，周氏娘子不住地点头称是。

天很快黑了下来，房内点起了灯。有了逃走希望，周氏娘子心头略为平静了些，也吃了一碗饭。年老的仆妇来接班看管，香莲收拾碗筷到厨房去了。老仆妇又像下午一样，唠唠叨叨地劝说周氏娘子答应这门“亲事”，此时周氏娘子也不像下午那样哭闹了，只是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沉思。老仆妇以为自己的劝说起了作用，不禁暗暗自喜，想着等明日向班木松请赏。

好不容易挨到二更时分，达鲁花赤府的后园渐渐静下来。又轮到香莲来值夜看管，老仆妇打着呵欠自去睡觉。周氏娘子催促香莲：“好姐姐，是不是可以动手了？”香莲沉默了一会儿，又向窗外张望了一阵，见园中已无人走动了，便咬咬牙，横下一条心，轻轻开了门，闪出门外，急步朝柴栏间走去。

柴栏间连着厨房，里面堆满了干柴。香莲摸进柴栏间，取出早已揣在怀里的打火石，就着柴草打起火来。她把久藏在胸中的仇恨

都集中在火石上，抖动着手在召唤火神。火石上的微光在干柴上闪动，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香莲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剧烈。一下，两下，三下……柴草终于点着了，很快燃起了熊熊烈火。

当香莲悄悄回到周氏娘子身边时，大火已烧着了厨房，并迅速向西厢房一带蔓延开去。

“失火了，失火了，大家快救火！”达鲁花赤府中顿时喊声四起，上下人等乱成一团。随着噼噼啪啪的爆烈火声，后园的门都打开了。救火的人涌入后园，有的提着水桶，有的举着铁钩，进进出出，慌慌张张，谁也顾不上谁。趁着这混乱时机，香莲凭着熟门熟路，带着周氏娘子穿假山走暗处，逃出了这狼窝虎穴。

裁缝店里一灯如豆，方伯奇还呆坐在墙角流泪。王木匠是伯奇的好朋友，怕伯奇轻生，一直在陪伴着他。孩子们哭了半天哭累了，被陈三婶哄去睡觉了。

正当伯奇与王木匠相对着默默无言时，忽听门外响起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王木匠惊觉地问：“谁？”门外人低声回答：“是我，是丽珠。”伯奇听出是娘子的声音，慌忙跳起身来开门，周氏娘子手挽着另一妇人，急急闪身而进，随手把门关上。伯奇拉住娘子的手，急不可待地问：“你是怎么跑回来的？莫非是做梦吧！”周氏娘子指着身边的妇人说：“全靠这位香莲姐姐救了我。”

听了周氏娘子的叙述，方伯奇双膝一屈，跪倒在香莲面前，连声说：“拜谢恩人。”香莲说：“我也是苦命人，跟妹子一起逃出来的，彼此用不着谢。我们虽然乘乱逃出了虎口，等会火灭了，发现少了人，那些魔头还是会派人出来追寻的。此地也是万分危险，尽快设法逃出城去才是。”这番话提醒了伯奇，也使王木匠着急起来。王木匠插嘴说：“要逃快逃，事不容迟。夏天城门关得晚些，到三更也要关闭。过了三更，就出不了城了。你快打点，我到三婶那边叫醒孩子。”